



論語徵集覽

十一

西長軍
輕遠平
塾藤印

服部文庫
117
249
11



117
249
11

師輕整
長速藤
軍平印



集覽卷之十一



魏

何晏

集解

宋

朱熹

集註

大日本

藤維楨

古義

物茂卿

徵

從四位侍從源賴寬 輯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胡氏曰此篇記閔子騫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

見

佩本仁作士

之則吾從先進

古孔安國曰先進後進謂仕先後輩也禮樂因世損益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將移風易俗歸之淳素先進猶近古風故從之

新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為野人後進於禮樂文質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為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

古義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此夫子據時人之意而述之也用之謂用禮樂也周末文勝時人專知崇文而不知尚實故以先進之禮樂謂之野人不知其本出於實以後進之禮樂謂之君子亦不知其既過於華矣子之言亦與其不遜也寧固之意蓋雖為

當時善之然實萬世不易之定法也論曰世道之升降雖細所關甚大矣故夫子於風俗變革每深寄慨歎焉學者所當詳之也由衆觀之世所傳逸禮戴記等書頗傷繁縟且有與論孟不合者謂之有先王之遺意則可謂之先進之禮則未可也

徵先進後進孔安國曰謂仕先後輩也朱子刪仕

字非矣蓋是進士之進王制曰命鄉論秀士升之

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

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

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

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

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

此章

不與野不傳與
不與野不傳與
不與野不傳與
不與野不傳與

中庸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禮亦不

樂焉
告顏子四代禮
樂衛靈公篇

定然後祿之。是士之由鄉黨升于官。謂之進。仕字豈可刪乎。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是時人或先輩之言。而孔子稱之。魯先輩如臧文仲。或有是言。朱註為是。何註禮樂因世損益。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將移風易俗。歸之淳素。先進猶近古風。故從之。非矣。所謂禮樂。因世損益者。開國君制作禮樂時事。今先進後進。皆以周人言之。夫禮開國君所定。孰敢損益。雖孔子亦謹奉之耳。中庸所言可見矣。而孔子欲以區區議論而移風易俗。豈有此

事乎。如告顏子四代禮樂。及戴記所載。頗有謂殷何如周何如者。乃以孔子時當制作之秋。故時或與門人私相論者有之。已何晏不識其意。妄謂先進後進。既已以已意肆損益周禮。而孔子又以不得其位而欲移風易俗。妄之甚者也。故朱註為得之。但其引程子之言曰。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是睹本文野人君子而合諸雍也。篇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者。以為是說。殊不知質謂質行。文

謂禮樂。凡言文質者皆爾。故彼以人之學禮樂成德者言之。此曰於禮樂。曰如用之。則以人之為禮樂言之。蓋世人徒以禮樂為美觀。而不知其義所在。務備其物。以侈其數。鮮麗其服飾。華美其器用。玉帛交錯。鐘鼓鏗鏘。耀其視聽。以相夸示。詔為君子。至於先進之士。如晏子其國奢而示之以儉者。則賤以為野人。故孔子曰。從先進。是與林放問禮本章其義相發也。後世儒者不知古言。以文質論之。夫禮樂文也。文即中也。豈有所謂文質者乎。

晏子事見禮記檀弓
林放問禮本八佾篇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

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

游子夏

古鄭玄曰言弟子從我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新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為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傳論也。**古義**昔日弟子從孔子厄於陳蔡者或仕或死皆不在門故孔子憶當時相信之難得而歎之也。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為四科論曰德行者聖學之全體兼言語政事文學三者豈可作一科言之哉而三者亦不本於德行則言語雖可聞徒辨而已矣政事雖可見徒法而已矣文學雖可取徒博而已矣不足以為學也孟子稱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而三子皆在德

聽

觀

見壽

見壽

日

行科則聖人之學者可知矣後世之論學或異乎此不知所謂學者果何事哉

徵不及門。鄭玄解不及仕進之門。殊為不通。蓋仕乃後字之誤。謂十哲不及後進之門也。朱子解不在孔子之門。及字不穩。不可從矣。蓋上章後進必有所指。如臧文仲輩。而時人稱為君子也。孔子不取。又言從我陳蔡者皆不及其門。然其人皆可用。故作論語者記顏淵以下以實之。不及門者。言後進君子皆既沒。而顏淵輩生不同時。不及詣其門以受業也。

孔子不取臧文仲見公治長衛靈公篇及左傳文公二年

唐以十哲從祀。誠失考。後世乃躋四配而公之。次

十哲而侯之。甚矣哉。後王之驕其貴也。僭矣哉。後儒之驕其聖也。以一人之見而泝乎千百歲之上。以黜陟之傳其道。守其教。吾豈敢神穆乎不言。而吾任意陟降之。神若或言乎。其謂之何。古者朝廷尚爵。鄉黨學校尚齒。未有外是二者而為之序矣。以己意秩其德。亦佛氏菩薩羅漢是徵已。孔子坐門人侍。皆以齒。千載之下。孰能易之。夫子之神如在也。且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思孟之於十哲。子行也。神其享乎。今據家語。子路少孔子九歲。漆雕開十一歲。仲弓冉求二十九歲。顏淵三十歲。子貢三

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見左傳文公二年家語七十二第

史記仲尼弟子傳

顏淵季路侍公
治長篇
閔子侍側本篇

子路曾皙冉有
公西華侍坐同

諸子欲師事有
若立子勝又公

子游薦滅明雍
也篇
魯無君子公治
長篇

十一歲子游三十五歲有若原憲三十六歲子羔
 四十歲公西華四十二歲子夏四十四歲曾子四
 十六歲子張四十八歲子賤澹臺滅明四十九歲
 閔子五十歲史記乃謂有若少孔子十三歲閔子
 十五歲澹臺滅明三十九歲子游四十五歲徵諸
 論語顏淵季路侍是顏子長季路閔子侍側問問
 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德行顏
 淵閔子騫是顏閔齒在子路之上子路曾皙冉有
 公西華侍坐政事冉有季路其它或子路在先或
 冉有在先當是子路曾皙冉有三人同年也諸子

欲師事有若年齒當尊子游薦滅明且曰文學子
 游子夏是子游當長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是子
 賤當卑檀弓曰有子與子游立是有子長子游仲
 尼燕居曰子張子貢言游侍子貢越席而對是子
 張長子貢也今妄意更定顏子少孔子三十歲當
 是十三歲字倒顏路少孔子六歲當是長孔子六
 歲閔子亦字倒從史記為是子路少九歲脫二十
 字有告史記為是子張少四十八歲誤二為四子
 游滅明家語為是檀弓載曾子責子夏曰商女是
 齒當相若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無下有可字

古孔安國曰助益也言回聞言即解無發起增益於已

新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真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顏氏云爾

古義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相長也此聖人得顏子而深喜之辭蓋顏子於夫子之道神會妙契不止若芻豢之悅口而終日所言無所違逆故夫子云然○夫聖人之言猶天地之大也高者知其高卑者知其卑若子路樊遲猶或疑或不悅况其他者乎唯顏子之賢為能於夫子之言無所不說故凡讀論語者於夫子之言當反省其悅與否以自驗其所造之淺深也

徵人各有資質雖聖人不能強之故因其材而篤

六德九德

微生畝譏見憲問篇

微生畝譏見憲問篇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是拙者與也乃為傳手孔子對曰小人也

焉及其成也德以性殊故有六德九德之目材以性殊故有四科之目苟不殊何以官之天地無棄物明時無棄材器使之謂也故教之方苟不因其材而篤焉則與官人之道相反豈古道哉若回也非助我者也亦顏子為人沈嘿其性然如孔子則微生畝譏其為佞不然也是其於吾言無所不說不與非助我者也相關已後儒乃言大聰明故如愚不知雖聖人亦性殊故也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古陳羣曰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昆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

新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詞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

古義間離間也按韓詩外傳閔子早喪母父再娶生二子其處於異母兄弟之間宜間言之所易入也而閔子誠孝惻怛有孚於人者故人亦不以異母兄弟之言間之於閔子孝之至也

徵孝哉閔子騫外人稱閔子之言也而孔子誦之
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人謂外人也父母昆
弟以為孝外人亦以為孝此所謂不非間也大氏
父母昆弟內或相尤外必向人稱其善人之情為
然也故人多不信其父母昆弟相稱美之言唯閔
子孝孚於邦故外人稱其孝而不非間其父母昆

弟之言也仁齋以間為讒亦不知孔子之於弟子
不容稱其字也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古孔安國曰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復之是其心慎言也

新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古義詩大雅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一日三次反復此言有意謹言者也
孔門賢者不為不多而孔子以南容之樞機與我出子以其兄之女何哉夫言者君子以南容之樞機與我出子

公治長而曰子謂南谷
邦有言不廢邦無言免
亦刑戮也言是子妻之

抑詩大雅蕩之什

皆其所招進德修行亦其所致苟易其言則雖聰明才辨超出於人然難保其能修身飭行不陷於禍此夫子之所取於南容也

徵南容三復白圭。抑詩也。不言抑而言白圭。其所三復唯一章已。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古無注

新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畧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

古義詳見前篇哀公問章

徵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畧。古之道也。大戴禮虞戴德曰：子曰：丘於君唯無言。言必盡於他人則否。朱子曰：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此誠然。然孔子行古之道者也。古之道是不問一歸諸孔子。不知孔子者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百孔安國曰：路淵父也。家貧故欲請孔子之車賣以作椁。孔安國曰：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孔子時為大夫，言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謙辭也。

新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椁外棺也請為椁欲賣車以買椁也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喪嘗脫駟以聘後謙辭○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駟以聘後謙辭○胡氏曰孔子遇舊館耶葬可以無椁駟可以與人而鬻諸市也且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强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用財以為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

古義孔氏曰路淵父也家貧欲請夫子之車賣以作椁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故言後顏路請車想非請其必不可請者而夫子之於顏子奚惜一車蓋喪可以稱家之有無而朝廷威等不可少損此夫子之所以不許其請也顏路之請夫子之不許一毫無所顧慮蓋師弟子間其誠心質行如此後世之所不見也

徵無

顏淵死子曰噫天恸予夫恸予

世包氏曰噫痛傷之聲天恸予者若恸已也再言之者痛惜之甚

新噫傷痛聲惜道無傳若天恸已也

古義噫傷痛之聲此悼顏子死而數學之將絕若天恸予也論曰自古王者之興天必與之賢佐聖賢之興天亦必生之羽翼兩者必有奇遇夫發聖人之蘊而萬世無窮者顏子其人也今而早死夫發聖子之發嘆也宜矣嘗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未恸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顏子之死實係于道之興廢而非惟厥躬之不幸故夫子同其數顏子亦大矣哉

徵天恸予朱註悼道無傳宋儒哉夫聖人之興必有毗輔苟無毗輔雖聖人何能以一人為乎故顏

羊傳哀公十四年曰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

子之死天意可知。是所以傷也。不爾。子路之死。天祝之。嘆其謂之何。何必謂公羊皆妄乎。

古馬融曰。慟哀過也。孔安國曰。不自知之悲哀過。

其死可憐。過也。哀傷之至。不自知也。夫人謂顏淵言。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情性之正也。

古義。慟哀過也。哀傷之至。不自知也。夫人謂顏淵。此夫子哭顏子。不自覺其慟。言其死可惜。哭之宜。

情之非他人之比也。論曰。宜哀而哀。宜樂而樂。皆人情之所不能已。而雖聖人無以異于人。故人情者。

聖人之所不廢也。苟中其節。則為天下之達道。不中其節。則為一人之私情。求之。人情而所不安者。

聖人不為也。故滅情與縱情。其為罪也均矣。大學書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宋儒繇此。遂以聖人之心。為靜虛為無欲。為明鏡止水。而不知聖人之心。以仁愛為體。禮義為所為。天下萬世人倫之至也。若以大學視之。則夫子哭顏子。不自覺其慟。不免為心不在焉。故予嘗以

大學為非孔氏之遺書者。為此也。

徵無說。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古禮。貧富有宜。顏淵貧而門人欲厚葬之。故不聽。

馬融曰。言回自有父。父意欲聽。門人厚葬我。不得割止。非其厚葬。故云。

富下有各莫下有。家制制耳。作尔。

視壽月。

集解卷之十一

新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蓋顏路聽之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

古義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非禮也此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言非我之所當為亦猶夫二三子也蓋夫子自賤之辭以上五章門人記之以見顏子默契夫子之道非他人比也蓋喪具稱家之有無禮與其奢也寧儉君子之愛人以德細人之愛人以財門人徒知愛顏子而不知所以愛顏子惜哉顏子門人猶不免於厚葬之非則後之行禮者其可不監哉

徵非我也夫句絕二三子也句絕檀弓曰人豈有非之者哉非字正同言二三子聞厚葬必咎孔子之不能止也二三子指門人在它邦者也蓋孔子自悔其不痛禁厚葬也或疑聖人宜無悔殊不知

悔之者哀之深也人情之常也舊註謂非我之罪也顏子門人之罪也大失孔子口氣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陳羣曰鬼神及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

新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所以死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古義問事鬼神者疑祭祀得饗與否也夫子抑之使專盡事人之道也子路未達故又問死以為人

死而為鬼若死而無知則祭祀無益夫子又抑之使專務知生之道也生者謂生存之道也此言能事人而勿諂鬼神能知生則得知死其意蓋若曰務事人而勿諂鬼神盡生存之道而勿求死之理也夫予抑之深矣蓋仁者務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智者不求知其難知苟用力於人道之宜而又能盡生存之道則人倫立矣家道成矣於學問之道盡矣何謂生存之道凡人上有父母下有妻子而身之成敗家之存亡事固百端能識其不可不務而戒謹恐懼勿取荒廢則謂之知生也論曰夫子於鬼神之理未嘗明說及乎答樊遲子路略露其意而於死生之說終未嘗言之蓋非不言之本非所以為教故不言也此夫子之所以度越群聖而為萬世生民之宗師也記禮之書屢載夫子論鬼神之言繫詞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可知皆非聖人之言也

嘗曰為政篇

徵事鬼神之道孔子何嘗不言嘗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是也至於子路問事鬼神

禮記祭義曰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

孔子所以不告者蓋子路之心在知鬼神故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所以抑之也子路果問死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蓋死者不可言者也夫人之知有至焉有不至焉孔子未死子路未死段使孔子言之不能俛子路信子路亦不能信是無益之事也故孔子不言焉然人之知有至焉有不至焉它日宰我問之則言之易大傳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且聖人不知鬼神不知死則安能制作故曰未知生焉知死言知生則知至焉宋儒紛紛欲以理

神道設教易上
象大觀

明之其說終歸無鬼矣。務騰口舌之失也。仁齋輩
又因此而疑繫辭。詆三代聖人。可不謂妄乎。且其
言曰。鬼神非所以為教也。夫聖人以神道設教。鬼
神豈非所以為教乎。蓋其人亦以騰口舌為教。故
有此言。陋矣哉。

閔子侍側。閔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
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古鄭玄曰樂各盡其性行行剛
強之貌孔安國曰不得以壽終
新行行剛強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尹
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
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洪氏曰漢書引
此句上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即曰字之誤

羿真不得其死
然憲問篇

古義行行剛強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
子路剛強無含蓄氣象故有不得其死之理○洪
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閔閔和也行行剛也
侃侃直也夫子之於門弟子道並行而不相悖各
因其材而成之於是可見矣但如子路之行行非
聖門中和之氣象故因以戒之○夫子嘗有才難
之歎蓋朝廷之治學問之傳必得藉英才以振其
類綱尋其墮緒而四子之賢皆任道之器有待之
材有慰乎夫子欲及唐虞
三代之盛之意故樂焉
徵不得其死然邢昺曰然猶焉也。得之羿暴不得
其死然可以徵已。

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
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古鄭玄曰長府藏名也藏財貨曰府仍因也貫事
也因舊事則可也何乃復更改作王肅曰言必有

中者善其不欲勞民改作

新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為蓋改作之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則不如仍

舊貫之善言不妄發發必當理惟有德者能之

古義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仍因也貫事也改作府藏意必有可已而不已者故閔子以是諷之夫

子蓋善其不欲發勞民改作也言貴乎中而不貴乎華其中者不妄發發則不必中改作長府不見

經傳未必不由閔子一言之助也夫言激而發露者能竦人之聽然必有弊溫而含蓄者雖未遽竦

人之聽然人不能不服故言不患不激而患不溫閔子之氣象可想見矣

徵貫事也釋詁文史漢謂舊例為故事舊貫亦謂

舊例也魯人為長府其詳不可知矣蓋財貨之入

有倍常年而府不能容也故魯人別作長府舊例

必別有錯置而不必作府故閔子云爾其後蓋有

灾而人皆悔作長府故孔子曰有中後人解為中

理非也如左傳載子貢懸斷魯定邾隱之死也而

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也皆謂其言有驗也如

射中正鵠亦發於此而中於彼也如動容周旋中

禮亦暗合於先王之禮也如言中倫行中慮身中

清廢中權亦古聖人之道有倫有慮有清有權而

其所為暗合也如刑罰中亦謂古典也理在我思

而得之豈得謂中乎是皆坐不知古言已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

仲尼曰左傳定公十五年

動容周旋中禮孟子盡心篇

言中倫四句微子篇

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古馬融曰子路鼓瑟不合雅頌馬融曰升我堂矣未入於室耳門人不解謂孔子言為賤子路故復

之解

新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

古義子路氣質勇剛不足乎中和故其發於聲音者亦如此蓋惡其不類聖門之氣象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以此解之言不可以忽之也升堂未入室喻子路之學雖造高明正大之地然未入從容自得之域也夫子論人每因瑕索美就有過而求無過故編者並記此以示夫子之意夫聲音之失微矣然夫子遽聞而深警之則遊於聖人之門者可以想見其氣象也

并

家語辨樂解

子路曰子自南方之風矣北方之風安抑而風安寬矣教不教無道南方之風也君子居之也而居者居之

荀子脩身治氣養心術要則彊則柔以謂知者漸則一以易良勇膽猛戾則輔以道順者便則卑以動止快極福十則邪以言大言物氏以禮學三說其見本善人不入於室

徵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中庸以北方之強為子路之強。可想其為人矣。子曰。由也升堂矣。於是乎益知後世變化氣質之說。妄已升堂入室。蓋古言。朱註。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段使變化氣質。果為聖門之學。則豈足以為一事之失乎。且正大高明。精微之奧。徒以虛字形容之。而未詳言其何所指焉。仁齋懲理學。而惡精微之奧。代以從容自得之域。善人不入於室。豈從容自得之謂乎。是皆不知而為之。

解者也。蓋身通六藝。而其材足以為大夫。是升堂者也。通禮樂之原。而知古聖人之心。是入室者也。夫身通六藝。德以性殊。雖殊乎。皆足以長民。苟能長民。則謂之升堂。不亦宜乎。仁齋又曰。聲音之失。微矣。既曰氣質勇剛不足乎中和。則豈特聲音之失乎。可見逐文為解者。其言支已。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古孔安國曰。言俱不得中。愈猶勝也。

新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愈猶勝也。道以中。

庸為至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尹氏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

中義朱氏曰。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故常過也。人皆以過為優。不及為劣。故夫子告之如此。蓋人以中行為至。二子之行。雖有過不及。然其失中行。則一也。此以師商二子其品相等。而其才相反。故子貢為問。而夫子答之如此。中庸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及為不及。而未知過之為患也。若二子失於過與不及。亦局於其氣質之偏。而學問之功。不有以勝也。

徵師也。過商也。不及。如堂堂乎張也。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可以見已。朱子曰。道以中庸為至。中

堂堂乎張可者與之。共見子張篇。

庸豈以名道乎。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

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古孔安國曰周公天子之宰卿士孔安國曰冉求為季氏宰為之急賦稅鄭玄曰小子門人也鳴鼓聲其罪以責之

新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豕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冉有為季氏宰又為之急賦稅以益其富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為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為急故也

古義周公王室至親位百官上其富宜矣今季氏以魯國之卿富過於周公而冉求又為季氏宰為之急賦斂以益其富也此不言季氏富於魯公而言富於周公者蓋記者微意也○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夫國家之所以足財用者亦為民而已冉有以政事所稱其為季氏聚斂而附益處置調度當有其方未必如後世貪吏所為然季氏富於周公則為冉有者宜為之散粟施財以救其民為急而反附益之此夫子之所以深責之也夫損下以益上適所以損夫上也冉有之意本在於為季氏而不知所以為季氏不亦可惜乎

徵季氏富於周公不言魯公而言周公者以全魯言之也當是時三桓四分公室而季氏有其二則魯公豈足言乎魯自宣公稅畝而季氏之二適與周公之富相當而又大夫不具官則季氏之富過

宣公稅畝左傳宣公十五年

於周公全魯之時矣。或曰：周公非旦也。謂東西二
 周公也。以諸侯之卿而富過於天子之卿，亦通。季
 氏至附益之十七字，亦孔子之言。故曰：求也。子曰：
 在中。古文辭宜若是乎爾。朱註：貶冉有至矣。仁齋
 先生曰：冉有以政事所稱，其為季氏聚斂而附益，
 處置調度當有其方。未必如後世貪吏所為。然季
 氏富於周公，則為冉有者，宜為之散粟施財以救
 其民為急，而反附益之。此夫子之所以深責之也。
 夫損下以益上，適所以損夫上也。冉有之意，本在
 於為季氏而不知所以為季氏，不亦可惜乎。可謂

子曰雍也篇
 子路曰子路篇

善解論語已。然猶有言焉。蓋唐宋以後，世無政事
 之才矣。世之言政事者，知而無不言，為宰相者，知
 而無不為，殊不知政事有先後之序，緩急之施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子路曰：衛君
 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可以見古之道已。當是時，
 冉有之所先，未可知矣。然必別有所先，而未暇及
 賦稅也。而孔子以此為急，則冉有可謂過已。其實
 豈有聚斂附益之心乎。然孔子曰：虎兕出於柙，龜
 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是所以歸罪於冉有也。
 歸罪於冉有者，所以警季氏也。首以富於周公起

孔子曰季氏篇

端可以見已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嘖

曾子性遲鈍馬融曰子張才過人失在邪辟文

也弟子高柴字子羔愚愚直之愚孔安國曰魯鈍
過鄭玄曰子路
之行失於畔嘖
新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愚者知不足而厚有
餘家語記其足不履影敬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
之恣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竇可
以見其為人矣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
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辨不
為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
為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
深造乎道也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嘖
粗俗也傳稱嘖者謂俗論也揚氏曰四者性之
偏語之使知自勵也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
字或疑下章子曰當在
此章之首而通為一章

古義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朱氏曰愚者知不

足而厚有餘魯鈍也朱氏曰辟便辟也謂習於容
止少誠實也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今從之此責
備賢者之意學者不可以夫子之言少四子也輔
氏廣曰愚者知不明魯者才不敏便辟則遺其內
粗俗則略乎外皆生質之偏也夫子所以言之者
欲使四子自覺其偏而歸於中耳凡聰明者所見
雖快所造則淺方涉其藩而自謂入其奧者多矣
曾子魯鈍初苦其難入而不取有易心故其造反
深矣

徵師也辟馬融曰子張才過人失在邪辟文過朱

子曰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是皆未得
其解者也何則邪辟便辟豈子張而若是乎果爾
孔子何曰師也過乎趙岐註孟子曰琴張顓孫子

趙岐註見孟子
盡心篇

觀濤閣

集覽卷之十一

十一

張也。其為人蹠蹠譎詭。論語曰：師也辟，故不能純善而稱狂。學記曰：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樂記曰：齊音教辟喬志，蹠蹠一足行貌。譎詭謂不拘常度也。以此合觀，則子張有好教之失也。由也嘑，鄭玄曰：子路之行失於畔嘑。邢昺曰：舊註作嘑嘑，字書嘑嘑失容也。言子路性行剛強，常嘑嘑失於禮容也。今本嘑作畔。王弼云：剛猛也。朱註乃云粗俗。本諸諺俗語也。則鄙俚之義也。子路升堂，豈容以鄙俚品之乎？且沉嘑嘑字殊乎。大氏此章與賜也達由也果求也藝者殊焉。彼稱諸外，故揚其善。此

賜也達雍也篇

稱諸內，故言其失，以使自知之。或使朋友傳之耳。程子曰：曾子卒傳其道，此何所據？韓愈原道，何足為據。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古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賜不受教命，唯財貨是殖，億度是非，蓋美回所以勵賜也。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子貢雖無數子之病，然亦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新**庶近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匱也。不以貧窶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安。

貧也。命謂天命。貨殖貨財。生殖也。億意度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為此矣。○范氏曰：屢空者，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為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是。

古義：庶近也。言近道也。空匱也。言其近道乎不然何能屢至於空匱而不改其樂也。命言天命也。殖生也。貨殖謂貨財自生也。子貢雖不務求富，然其才自能致富，故曰不受命也。億意度也。中謂中理也。言其才識亦能料事而多中也。人之於貧富有義而已矣。苟合於義，則可以富。可以貧，然亦有命非起于貧富之表者。則不能泰然自安焉。夫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苟有所致而至者，雖義而非命也。若子貢之貨殖固非世之豐財者比。然不免有所致而至，故可謂之不受命而不可謂無義也。是子

貢之所以不及顏子也

力繫辭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告四代禮樂衛靈公篇

徵回也。其庶乎。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言其必受命而興也。左傳諸書可以徵已。孔子告以四代禮樂，亦可以徵已。顏子不幸短命而死，孔子之言不驗。故魏晉間王弼何晏更其訓，而謂庶幾聖道失於古言，非矣。是孔子語其常已。雖不驗而猶驗矣。且以賜不受命並言，可以見已有必興之德而屢空。此不欲小用其才故也。世儒多謂顏子樂於陋巷，有孔子在，殊不知孔子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者也。顏子則異於此焉。顏子不欲小用其才，即伊呂

孔子知其不可而為之憲問篇

孰愈問公冶長
篇
升庵外集經說
部

之志也。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喜用其才也。億則屢中。喜用其智也。喜用其才智者。不及顏子也。顏子雖屢至匱乏。而必將興。子貢則用其才於治生。雖不受命而不至乏絕。是其所以殊也。孔門唯顏子子貢以聰明稱。故孔子嘗以孰愈問之。此章亦並言者。其故為爾。殖升庵以為與臚通。引考工記說文。毛詩註韓文。然中庸曰。貨財殖焉。則其說非矣。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古孔安國曰。踐循也。言善人不但循追舊迹而已。亦少能創業。然亦不入於聖人之奧室。新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為惡。然亦不能

入聖人之室也。○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彼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已也。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子張善人之道者。謂善人之所道也。不踐迹不循古之成法也。不入於室不求入道之精微也。善人之所道如此。善人者。行善而不倦。其德有足稱焉者。故舉世仰慕焉。子張好聞。故以善人之道為問。夫子言善人之所道。惟欲其自善而不好踐古之成法。亦不求道之蘊奧。以是為道。是其所以止為善人。而其德不足法也。蓋雖以善人之資。然不由學焉。則其卒也。必不免於自私用智。此蓋論善人之道云爾。非論善人也。

徵世人不識善字。是後世佛氏言善。而人徇其說。一聽善則輒作佛氏之解。故朱子謂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仁齋曰。行善而

造

王者之迹熄孟
子離婁篇

大王肇基王迹
尚書武成文

不倦其德有足稱焉者故舉世仰慕焉皆為未識
善人之解孔安國曰善人不但循追舊迹而已亦
少能創業然亦不入於聖人之奧室此漢時猶不
失古言矣蓋孔子嘗以聖人並言可見豪傑之士
如管仲輩是也故孔安國以創業言之踐迹如王
者之迹王迹蓋先王禮樂有所以統理天下者存
焉是王者已行之舊迹故謂之迹如王者之迹熄
而詩亡言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也如大王肇基
王迹言至大王而始踐古先聖王經營天下之迹
也如管仲為仁於天下不循聖人之迹變化縱橫

可欲之謂善盡
心篇

或似能入聖人之間與故孔子斷以不入室耳如
管仲輩亦有其道故子張以善人之道為問如孟
子可欲之謂善亦謂其為天下之人所好也五霸
假仁故置諸信之下大氏後世說古書皆作窮措
大解可笑之甚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耳可知也

古論篤者謂口無擇言君子者謂身無鄙行色莊
者不惡而嚴以遠小人言此三者皆可以為善人
新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為君
子者乎為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
古義朱氏曰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
其為君子者乎為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
也○袁氏黃曰人知浮言不可信乃不
知論篤亦不可信此夫子警切之詞

答子貢見子路篇

徵論篤未得其解。何註謂口無擇言。朱註言論篤實。豈其然。按諸史籍。多稱評論之至者為篤論。意者論篤必謂時人之論也。是者是非之是。與平聲。言以時論為是。豈知其為君子者為色莊者乎。與答子貢問鄉人皆好之同意。古註以為善人之事。失之。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

人故退之

古包氏曰賑窮救乏之事。孔安國曰當白父兄不得自專。孔安國曰惑其問同而答異。鄭玄曰言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尚。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新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為。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則於所當為不患其不能為矣。特患為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為者。逡巡畏縮而為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古義凡為子弟者。當務體父兄之心。而謙卑遜順。不可自專。子路性剛。故戒之。若冉有之資。則失之於弱。故從其所問。而不抑之也。兼猶兼食兼道之兼。謂加倍於人也。此言聖人之教。人或進或退。各有其權。猶天地之道。陽舒陰慘。各當其時。萬物自生成。長育於大化之中也。由求之問。未必同時亦

未必互問但問同而答異故子華偶見而疑之非其能問則聖人造就二子之意孰能識之後世為人之師者大類欲以己性之所能而施之于天下之材亦異乎夫子之道矣故不知為師之道而為人之師則必賊夫人之子可不謹哉

徵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大戴禮虞戴德子曰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孔子蓋以是道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古孔安國曰言與孔子相失故在後包氏曰言夫子在已無所敢死

國語有言曰子民生於三事如父生之師教君公之亦入不生也食不長也教不即生之族也

新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鬪而必死也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况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為師弟子者而已即夫不幸而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矣相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為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

古義朱氏曰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鬪而必死也觀此言足見夫子若不幸遇難顏子必敢死而不顧身夫子愛護之厚顏子契合之深俱在於道而非恩義兼盡而已也

徵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安國曰言與孔子相失故在後朱註因之然此不徒相失而已蓋顏子故在後以護孔子蓋鬪也故及其至也子曰吾以女為死矣顏子曰子在回何敢死包咸曰言夫子在已

無所敢死。是徒解文句耳。蓋顏子不言其鬪以護夫子。而曰夫子無恙。回不敢鬪。一以無伐其勞。一以安夫子之心。藹然君子之言也。故記焉。曰死者皆謂犯死也。如史。殊死戰也。朱子不知古言。懔懔哉。且顏子方其後之時。豈知子在乎。故知是與孔子相見之言也。且所謂夫子不幸而遇難。必捐生以赴之矣。是豈待遇難之後乎。亦豈翅顏子哉。餘子皆能之。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胡氏動作其春秋之解。何必然。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為異

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子季子然問子桓子

古孔安國曰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得臣此二子故問之孔安國曰謂子問異事耳則此二人之問安足為大乎孔安國曰言備臣數而已孔安國曰問為臣皆當從君所欲邪孔安國曰言二子雖從其主亦不與為大逆

新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具臣謂備臣數而已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弑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

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

古義 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學不足遽使之為政適足以害之言費之邑有民人有社稷可以為政此即學也豈特以讀書為學哉佞者變亂是非使人迷惑子路之言似有理而實足賊人故夫子深斥之也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修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為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論曰夫書所以載前修之嘉言懿行也故不讀書則昧於得失之迹而無應今日之務蓋依舊則易為新學古則能制今不多畜前言往行而能治國安民者未之有也但讀書之法有正有俗有善有不善學者不可不察焉

徵 夫人之子少之之辭子羔長曾子六歲齒甚卑而學未成故云爾何必讀書然後為學書謂尚書

盡信書孟子盡心篇
易大傳繫辭
莊子天下篇曰
詩以道志書以
道事

信長曰孟武伯問子路仁
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自也
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
不知其仁也亦不知其仁也
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車帶
三於朝可使與賓客言
又不如其仁也

孟子盡信書。易大傳書不盡言。皆謂尚書。莊子曰。書道政事。故子路云爾。後世以為黃卷都名。不識古言也。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

端章甫願為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咏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曰孔安國曰曾參父名志孔安國曰言我問汝汝無以我長故難對孔安國曰汝常居云人不知

已孔安國曰如有用汝者則何以為治率爾先三人對包氏曰攝迫也迫於八國之間方義方馬融曰哂笑求性謙退言欲得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小國治之而已孔安國曰求自云能足民而已謂衣食足也若禮樂之化當以待君子謙也鄭玄曰我非自言能願學為之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諸侯時見曰會衆視曰同端玄端也衣玄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之服小相謂相君之禮孔安國曰思所以對故音希孔安國曰置瑟起對撰具也為政之具鏗者投瑟之聲孔安國曰各言已志於義無傷包氏曰暮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衣單袷之時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水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而歸夫子之門周生烈曰善點獨知時包氏曰為國以禮禮貴讓子路言不讓故笑之孔安國曰明皆諸侯之事與子路同徒笑子路不讓孔安國曰赤謙言小相耳誰能為大相

新哲曾參父名點言我雖年少長於汝然汝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

謙德於此亦可見矣言汝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
 或有人知汝則汝將何以爲用也率爾輕遽之貌
 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因仍也
 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饑方謂向義也民向
 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哂微笑也求爾何如孔
 子問也下效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猶或也五
 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已所能
 再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詞益遜公西華志
 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已志而先爲
 遜詞言未能而願學也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
 見曰會衆頒曰同端玄端服章甫禮冠相贊君之
 禮者言小亦謙辭四子侍坐以齒爲序則點當次
 對以方鼓瑟故夫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希間
 歌也作起也撰具也暮春和煦之時春服單袷之
 衣浴盥濯也今上已後除是也沂水名在魯城南
 地志以爲有溫泉焉理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雩祭
 天禱雨之處有壇墀樹木也詠歌也曾點之學蓋
 有以見夫入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
 關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
 卽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爲人之

萬事曰敢問於斯
 狂子曰如身處常哲
 者孔子所語狂也
 曰其之呼之然曰古
 人其考其行而不掩焉
 者也其言平考其行
 則不亦廢其言也

意而其旨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
 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視三子之規規於事
 爲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
 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點
 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爲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夫
 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曾點以再求亦欲爲國
 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答之孰能爲之大言無能
 之此亦曾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爲之大言無能
 出此右者亦許之之詞○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
 厭飲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
 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
 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卻只在於此又曰孔子與點
 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
 者小子路只爲不達爲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
 達卻便是這氣象也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
 故孔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爲聖人之事而
 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
 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
 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孔

規

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也
 古義哲魯參父名點言我雖年少長於女然女勿
 以我長而難言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志也言女居
 常則言人不知我如有用女者則何以爲治攝管
 束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因仍也穀不
 熟曰饑菜不熟曰饑方義也西微笑也求爾何
 如孔子問也足富足也冉求承子路之言而言若
 諸侯之國則吾不能得方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之
 地而治之自能富足其民若禮樂固非已所能當
 待有德君子以任其責焉夫子於冉求之言無貶
 詞者蓋許之也下倣此赤又承冉有之言而言非
 曰能之願學焉者將述下事先叙謙辭也宗廟之
 事謂祭祀諸侯時見曰會衆頌曰同端玄端服章
 甫禮冠相贊君之禮者有大相有小相希間歇也
 鏗爾投瑟之聲舍置作起也撰具也猶言素蘊暮
 春季春今之三月也曾點言志蓋適當暮春時也
 春服單袷之衣禮二十而冠未冠曰童沂水名在
 魯城南朱氏曰地志以爲有溫泉焉理或然也風
 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墠樹木也詠歌

也點蓋深厭周末之膠擾而有慕治古之淳風故
 其所言有唐虞三代之膠擾而有慕治古之淳風故
 象故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蓋有合於夫子願
 見唐虞三代之盛之意也三子同對而夫子特哂
 子路故曾點疑而問也治國以禮而子路之對無
 遜讓之辭故夫子哂其不相稱也此以下亦夫子之
 言明所以不哂二子之意言冉有之謙也孰能爲之
 辭謙讓不敢斥言邦故不哂之也公西華不敢斥
 言諸侯且願爲小相皆其言之謙也孰能爲之大
 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詞程子曰古之學者
 優柔厭飲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華亦志
 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
 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
 之學有用之學也苟於經濟之務有所不足則讀
 書雖多辨理雖明不足爲貴也三子之言自後世
 觀之固似規規于事爲之末而不要其極者然所
 志所言皆其實事而非後世驚空文遺實用者比
 乃有用之實材也若夫點之言志悠然自得從容
 暇豫實有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之
 氣象夫子嘗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禮

記載夫子之語亦曰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若點者蓋雖非中行之事而亦與夫放浪物外者固不同矣暗有合於聖人之意故夫子不覺發歎而深與之

徵以吾一日長乎爾乎爾語助辭朱註以汝解爾失古言也孔安國曰言我問女女無以我長故難對是豈以汝解乎如或知爾爾汝也勇且知方何註方義方朱註方向也何註為勝義方出左傳謂為人下之道各有所守不可轉易如方隅然方主於義故曰義方易曰義以方外是也鼓瑟希孔安國曰思所以對故音希古人之解可謂善得其態已朱子不用之希訓間歇立一無適錮於中耳孔

左傳隱公三年

易曰文言

奕小數孟子告子篇

家語弟子解曰曾點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論語所謂浴于沂風于

安國又曰鏗者投瑟之聲朱子弗取亦謂不敬邪三子者之撰孔安國曰撰具也為政之具易韓康伯解數也仁齋曰猶言素蘊非矣蓋古言猶言三子者之道也孟子曰奕小數也孔安國孝經傳曰廢此二義則萬世不協父子相怨其數然也又曰孝者德之本數之所由生也是安國韓康伯所謂數者可以見已亦當時之言也按曾點浴沂之答微言也後世詩學不明故儒者不識微言豈得其解者按曾點有志於禮樂之治見于家語是必有所傳授矣孟子稱點狂者其言曰古之人古之人

舞雩孟子稱點狂者見盡心篇

顏子問為邦衛靈公篇

其志極大。有志於制作禮樂。陶冶天下。何也。所謂古者。豈非三代之盛時乎。古之人。豈非文武周公乎。大者。豈非治天下乎。外此而語大。非老莊則理學也。然制作禮樂者。天子之事。革命之秋也。故君子諱言之。顏子問為邦。可以見已。且公西華謙于禮樂。而曾點承其後。則不容言禮樂。且其意小。三子志諸侯之治也。而難言之。故不言志。而言已。今之時也。是微言耳。夫子識其意所在。故深嘆之也。觀其鼓瑟希。則久已思所以對也。投瑟鏗爾。原思備錄其英氣勃勃不可遏者狀也。暮春者。春服既

子貢答為衛君之問見述而篇

南容所言見憲問篇

成數語。高朗爽快。超然高視。狂者之象也。大氏孔門諸子。穎利不可當。觀子貢答為衛君之問者。豈尋常之人哉。然朱子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固其家學。仁齋乃言有唐虞三代之民。含哺鼓腹。各遂其性。氣象則老莊之見矣。蓋曾點所志。乃伊呂之事。方其未出。則釣渭耕莘。若欲終其身者也。待明王興而出。出則道大行於天下。制作禮樂。以陶冶天下焉。是其志安可言哉。且孔子其人也。故不言其志。而言已。今之時。則志自可知耳。比諸南容。則曾點大穎利。南容所言。亦曾點之志。但露其機。故孔

曾點倚門而歌
禮記檀弓

有是哉子之迂也
子路篇
有民人焉有社稷焉本篇

子所以不對也。曾點穎悟以不言而言之。所以深與之也。又觀於季氏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此必其恣不中禮與無恣者同已。故曾點之歌所以諷刺之也。此皆狂者之事。其作用與尋常迥異焉。或曰。果若子言。孔子使言志。而曾點不言。是宜若不祇孔子之命然。曰。諸子之於孔子。猶如家人父子。豈後世尊師道者比哉。觀於子路有是哉子之迂也。及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可以見已。不啻此也。觀於堯舜禹臯陶吁嗟咈俞于一堂上者。則師弟子之際可知也。已古之道也。

論語徵義覽卷之十一終



安政二
年
九月
中旬
藤天定主

